

悠悠岁月

裴文坦捐躯

□黄珊琦 编撰

裴文坦 (Wins Tin Pettuo) (1912-1945) 1940年8月受雅礼会派遣, 来湘雅任主治医师兼临床教员。抗战初期, 学校西迁贵阳时, 他随湘雅医院留守长沙。期间, 他冒险拍摄了一批长沙“文夕大火”、日军轰炸、焚毁湘雅校园的照片, 为世人提供了日军犯湘的第一手材料。

1941年4月裴文坦被派贵阳帮助湘雅医学院的外科教学。1943年, 他回美国学飞行驾驶。1944年11月回流亡在贵阳的国立湘雅医学院, 后随学院迁重庆。当时他既能开车, 也能驾车。

抗战胜利后, 湘雅医学院迁回长沙办学成为了头等大事。1945年9月4日, 肖元定教授主持召开了首次复员迁长会议。同一天, 雅礼会派美籍教师裴文坦三次驾飞机由重庆飞长沙, 勘察长沙湘雅校园的受损情况。

这天, 第一、二次他未能着陆, 只对湘雅作了空中摄影。第三次他从重庆白市驿机场到芷江, 再飞长沙, 着陆水陆洲(现橘子洲)后, 乘船过江, 发现湘雅校园一片废墟, 仅剩医院主楼与院长住宅的断壁残垣。

裴文坦回重庆将实情报告了学校。接着, 他返回芷江, 在湘雅教师柳瑟虎、林光亨、李剑青三人的配合下, 说服美军第30陆军医院, 将其设施全部移交湘雅。他先后5次往返芷江长沙, 开回两辆美军救护车、三辆美军十轮大卡车共五车药械, 为湘雅复员办学创造了条件。

11月, 裴文坦奉命赴印度加尔各答, 以2000美金向联邦经济管理处为学院购得2架1-5(B)飞机, 并驾机赴重庆, 拟用于湘雅的医疗救护。11月13日, 他自重庆第四次飞长沙, 先抵昆明, 再经贵阳, 因气候恶劣, 在贵阳停留三天。11月16日, 他不顾机场警告, 执意驾机起飞, 在途经贵州黄平县境时不幸撞山, 机毁人亡, 时年34岁。

事后, 学校特派卢光琇的堂兄卢光舜等医师赴黄平将其遗体运回长沙。12月20日和次年1月9日, 重庆和长沙的湘雅师生分别举行大会, 悼念裴文坦先生, 并将其遗体葬在校园。

(中南大学档案馆湘雅医学院分馆提供资料图片)



裴文坦与他驾驶的飞机

母亲寻水记

□谭柳青

口深不过2米, 常常堆满淤泥的苦水井, 它却供养了寨子里数十户人家一个多世纪。待到天干地冻时, 人们不得不再到更远的山脚冲里去取水。自从我懂得报恩以来, 首先想到的就是抽空帮母亲多挑几担水。

2001年的一个夏日, 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在吊脚楼下方处很近的一块略微潮湿的地方打上了一口新井——水井深不足1.5米, 一遇下雨雨水就会冲入井内, 所以暂时不能用得太多, 可这还是能为牲畜解决一下水荒。一辈子总舍不得花几个钱的母亲向父亲提出了一个

“高要求”: 用卖一头大肥猪的钱把家门前的这一眼“水井”修大修好。年末, 母亲卖掉大肥猪一算细账, 这个修井计划只好放弃了。

2005年春, 湖南农村免“皇粮国税”的消息如春风吹拂田野村庄, 农民不仅没有了这税那费, 改水改厕还有政府补贴。父亲对母亲说: “今年, 我们不但要把屋门前的这口井打好, 还要把水抽上屋里来, 再争取存上个千儿两千的。”母亲说: “那自然, 我们又有新奔头了。”

一年和顺, 他俩一算, 按政策补贴种子款还得了1600多元, 退耕还林一年补

贴了3500多元。父亲于是上县城办了两件事, 一是在银行存了2000元钱, 二是买来了电动抽水机, 在家门口打了一口垂直深度40余米的机井。当清亮的水从这寨子里的第一口机井中抽进家中小水池里时, 乡亲们也都跑过来, 你一口, 我一瓢, 比喝了蜜还要高兴。母亲从此放下了挑了近40年水的那根磨得发亮的桑树扁担。

隔壁那位80多岁的老奶奶再也不用拄着拐杖下山挑水, 母亲每天给奶奶送过去满满的一担水, 奶奶常常感激地说: “变了, 变了, 现在什么都变好了。”



乐山大佛

作者:唐羽章,76岁,湖南省老干部摄影家协会会长。

旗袍

□钟辉平

服装中的极致, 大约要算得上旗袍了。丁香一样的女儿家, 迈着细碎的脚步, 鞋跟轻轻敲击着石板路, 从一条悠长的巷子里款款走来, 蓦然回首, 多少妩媚, 多少风情, 从足下裙底摇曳生姿。

而旗袍之于我, 是一个蕴藏着古典情调的旖旎的梦, 从儿时起, 就对旗袍情有独钟。我一直在寻找一条心仪的旗袍, 那日挽着爱人的手逛商场, 那旗袍在迷离灯光的照耀下, 从复古到改良式, 从蕾丝到棉质。眼睛正举棋不定时, 爱人的手指突然顿住: 琵琶扣、斜襟高领, 浅黄色底儿, 缀着浓淡相宜的太阳花, 棉质的柔软, 幽、清、净。试穿后更是爱不释手, 似乎是为我贴身量制的, 同时也享受着爱人眼中焕然升起的笑意和柔情。

旗袍, 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民族服装, 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 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

有人说: 旗袍其实也如人, 她是有灵性的, 入世, 便带着一种绝美。而配她, 必得也是非凡女子, 如世间英雄美人, 玉盘置兰, 这样, 才能相看两不厌, 不辜负你, 也不委屈了她, 更不埋没了世间的一股灵性, 这话不假。

春天吃的药

□张学兵

吃过晚饭, 上一年级的儿子忽然跑来问: “爸, 春药是干什么用的呀?” 我吓了一跳, 赶紧盘问儿子干吗要问这个词。

儿子说: “刚才翻到一本旧杂志上瞧见了这两个字, 因为第一次看到, 不知道啥意思, 所以来问。”我放了心, 思索着怎样给儿子一个合适的解释。

这时, 一旁的老爸接过话茬:

“宝贝儿, 爷爷告诉你, 春药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吃的药, 知道了吗?”

老爸说完, 一脸的得意, 儿子若有所思, 而后突然一本正经地问: “爷爷, 春天的时候您老喘, 天天吃的药就是春药吧?”

老爸脸上的笑容登时烟消云散, 惶恐无助地挨个瞅了瞅大家, 然后, 垂头丧气地答应了一声“是”。

老爸“避难”

□何如平

上个月我和老婆回家去看望爸妈, 还没进门就听见老妈在数落老爸: “你整天只知道看报纸, 家务活也不做, 我简直成了家里的老保姆了。”我们进了门, 老妈嘴也没闲着, 对老爸继续数落: “你这老东西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给孙女买的蛋糕你也要吃几口……”

老爸开始还能忍受, 后来不胜其烦, 霍地站起来说: “我出去走走, 一会儿就回来。”“你要去哪里? 是不是到外面去会相好的啦!” 老妈拦住了老爸。听了这话老爸涨红了脸, 又无可奈何地坐了回去。

前些天我回家, 老妈说最近老爸总是往卫生间跑, 一天去八九次, 她让我问

问当医生的老婆, 是不是老爸得了什么病。老婆说: “爸毕竟上了年纪, 他得的是前列腺病, 典型的症状就是尿频。”

第二天, 我就去药店买了两百多元的药送到老爸那里, 正好老妈不在家, 老爸看到那一大堆药, 皱着眉问我: “你买这么多药做什么?” “爸, 只要能治好您的前列腺病, 花这点钱不算什么。”我说。“我没前列腺病!” 老爸不高兴地说。“您没这病为啥一天去八九次卫生间?” 我问道。“我那是被你妈的唠叨逼得没办法了, 想出去躲着她又不同意, 只好在卫生间里‘避难’,” 老爸一脸无奈地说。

原来老爸把卫生间当“避难所”了, 好脾气的老爸真是天才!



小果针

这胶囊里的药呢? 都叫她给吃掉了!

作者: 寅峰

杏林副刊

刊头题字 周用金